

## 《冲击》：沉寂前的绝望之声

北京科技大学外语学院 陈红薇\*

摘要：萨拉·凯恩是英国 90 年代出现的最优秀、最有争议的女性剧作家之一。在她的成名作《冲击》中，她以超自然主义的手法，探索并展现了“暴力”这一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源：暴力在滋生着暴力本身。她以此向国人警示，暴力的灾难不只在遥远的异方，它就在他们的身边，是他们存在的一部分。

关键词：绝望 暴力 冲击

自 1956 年约翰·奥斯本的《愤怒回首》上演之后，英国戏剧进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黄金时代。但直到进入 80 年代，随着英国戏剧的实验性尝试，尤其是戏剧工作室和集体创作之路的发展，女性创作的声音终于脱颖而出。在 90 年代出现的一批优秀女剧作家中，最有个性，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是萨拉·凯恩（Sarah Kane）。她像是英国戏剧史上的一颗彗星，留下五部剧作之后，消失在死亡的沉寂之中。但其作品以其巨大的冲击力成为当代英国戏剧的经典之作。她的声誉不只在她昙花一现的短暂一生，更在于至今倍受争议的成名作《冲击》（*The Blasted*）。

### 1. 前后截然不同的反应

该作品反映了当代重大的社会主题之一：暴力。《冲击》在舞台上不仅再现了性暴力、人食人的野蛮，还有像《李尔王》里那种挖去双目的残暴场面。该剧是继 1965 年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的《被拯救》（*Saved*）和 1982 年霍华德·布伦顿（Howard Brenton）的《罗马人在英国》（*The Romans in Britain*）之后，反响最大的一部剧作。在一定程度上，该剧对英国现实刻画之深刻和尖刻的程度使萨拉更接近于邦德和布伦顿这样的男性剧作家，而不是以女性主义和女性政治为中心议题的同时代的女性剧作家。在该剧中，萨拉以超自然主义的手法，探索并展现了“暴力”这一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源。正如其剧名《冲击》所示，她要用舞台上的暴力镜头来冲击英国和整个西方人早已麻木的神经，给他们一刻清醒的瞬间。

这篇剧作中共有三个人物：患有肺癌的大报记者伊恩，21 岁的中下层女孩凯特和一个来自波黑战场的士兵。整个故事都发生在利兹一家豪华的酒店里，该剧由六幕组成，共分为两部分，被一种近似荒诞但却极具象征性的手法放在一起。在前三幕里，伊恩不停地喝酒、抽烟，手里不时地拨弄着一把手枪，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说服曾是他女友的凯特和他上床。凯特明显和伊恩不同：她没有工作，还有口吃和昏厥的毛病，但她对生活的态度却单纯而有原则。相比之下，伊恩则是玩世不恭，十足的英国式的傲慢和冷漠。该剧的第二部分开始于一个士兵的闯入，紧接着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酒店的墙被炸了一个大洞。在这幕看似近乎荒诞的剧情中，萨拉·凯恩埋下了英国戏剧史上一颗罕见的炸弹：在接下来的情节中，不仅士兵和英国记者的对话里充满了来自战争屠杀的血腥，士兵对后者的行为里更是充满了为西方观众所无法接受的性暴力。所以，当该剧在伦敦首演后，各大报章的评论把攻击的矛头疯狂地对准了这一点，却忽略了这些暴力下隐藏的对西方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忽略了作品中流露出的绝望和对这个麻木世界的人性的呼唤。

《冲击》在英国上演过两次，第一次是在 1995 年，另一次是在萨拉·凯恩自杀以后的 2001 年。前后

\* 陈红薇(1966-)，女，英国文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国文学，战后英国戏剧；通讯地址：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100083。

两次上演后批评界对该剧的反应有着天壤之别。1995年，该剧首演，这位年轻的女剧作家几乎被愤怒之声所淹没，引用《每日邮报》的评论员杰克·廷克的话，“作为一部剧作，《冲击》毫无优点可言”（Jack, 1995: 366）。就连最富盛名的戏剧评论家迈克尔·比林顿也说：“该剧不能成形的原因在于，它里面找不到半点社会现实的感觉”（Billington, 1995: 363）。人们真正对凯恩和她的剧作有一个客观认识是在数年之后。也许是剧作家的自杀震撼了人们的灵魂，也许是时间的流逝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距离感，当2001年该剧再次上演时，评论界终于开始注意到了萨拉·凯恩作品中尖锐的现实主义意义。山姆·马葵不仅发现了该剧中莎士比亚和贝克特的传统，更意识到了它里面隐含的深刻道德含义：“《冲击》用一种直接、感性的手法表现了暴力对人性的蚕食和扭曲。”（Marlowe, 2001: 418）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该剧的暴力之中听到了爱的声音，“凯恩所做的是把我们每日读到和在电视里看到的丑陋现实用戏剧的手法真实地表现出来。它下面流动的是对人类爱的呼唤。”（Coveney, 2001: 418）

## 2. 暴力下面的警钟

英国著名剧作家邦德曾评论道：“《冲击》中所表现出的人性让我感动，但我担心的是，那些太忙于生活的人们会无法看到这人性的一面。”（Bond, 1995）的确，《冲击》从剧情上讲弥漫着极端的“暴力”画面，但该剧真正要表现的是人性的绝望，因为暴力是人性绝望时的最后迸发。虽然英国观众的反应焦点多落在了士兵对英国记者伊恩的性暴力上，但剧作家的重心却是这暴力下面的“为什么？”，这一点是很多英国人至今拒绝看到的事实。

在该剧中，伊恩可以说是英国社会现实的化身，像那个女孩说的那样，“他是一个噩梦。”（Kane, 2001）他肺部的癌症与其说是身体上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那块被描写为“烂肉”的东西生动地再现了他的（和整个西方人的）处境。伊恩是一个记者，但也是一个杀手。他每天都在报道暴力，但自己也在制造暴力。在他身上不仅没有半点做记者的良知，甚至看不到任何做人的感觉。而且，从他的报道（一个英国女游客被连环杀手以残忍的手段杀死），到士兵叙述的发生在城外的故事，发生在伊恩身上的暴力和后来女孩带回来的死婴，凯恩向观众展示，伊恩的处境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整个社会已成为一个暴力的泥潭。

而暴力的根源之一是那种从伊恩身上折射出来的种族歧视，那种从一开始便从伊恩口中流露出的对“异类”人群的敌意和排斥：他说他恨这个城市，因为那里满地都是“印巴佬”，而他本人则是“威尔士人……英国人，不是进口货”（2001: 41）。这种作为一个英国人的傲慢使他漠视发生在其它民族身上的灾难和痛苦，而认为自己的身份足以使他超然于他人灾难之外。这正是凯恩想让其国人正视的一点。就像士兵所说的那样：“枪声就从[你们]这里响起，永无休止……别以为你他妈的威尔士人会和我杀过的其他人有什么不同”（2001: 50）。

在此，最可怕的实际是，虽然伊恩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身上从里往外散发出的恶臭，并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但问题是，他已习惯了发生在他周围的暴力行为，对它们已失去了感觉。就像他通过电话向报社发出的那篇报道里所表现出的那样，暴力已成为现代人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已不能触动人们的怜悯和情感：“一个连环杀手以一种令人发指的杀人仪式，杀死了一名英国游客，Samantha Scrace, S-c-r-a-c-e, 逗号，据警察昨天透露，句号。来自利兹、年仅19岁的年轻人成为从新西兰一个偏僻森林里的三角墓穴中发现的第七个受害者，另起一段。每一个受害者身上被刺了二十几刀，面部朝下埋在那里，逗号，双手绑在背后，句号，另起一段……下引号，句号，另起一段……”（2001: 12）。在这里，整个报道中不时出现的“逗号”、“句号”和“另起一段”字眼，像一层刺眼的网，把这篇文字里任何带人性的东西都冷却到了零点。这段文字再现了现代人对这类暴力事件的麻木程度——多少人在读到这类报道时，都只把它当作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故事，和自己毫不相干。这就是凯恩的作品想要引起观众注意的英国现实：暴力已渗透到了他们存在的每一个细胞，人们已变得麻木。

在剧中把士兵逼向暴力的正是伊恩（和他所代表的社会）作为一个英国人的傲慢和对痛苦的冷漠和麻木。其实，当闯入房间的士兵的饥饿得以平息，特别是当他接过伊恩的烟之后，士兵想要做的是对话，而不是敌意，手里的枪似乎给了他一个和面前的英国记者平等对话的机会：他试图从情感上走近伊恩，但却被后者的傲慢给打了回来。当他提到伊恩的女友时，伊恩说道：

伊恩：你他妈的管自己的事。

士兵：你在这呆了很长时间了吧？

伊恩：关你什么事？

士兵：放规矩点，伊恩。

伊恩：不许这么叫我。

这段话后，接下去是一阵漫长的沉默，士兵的双眼盯着伊恩，什么也不说。在这沉默中，观众感觉到的却是一触即发的火药。但很明显，士兵克制了自己，因为他并没有立即使用暴力威胁，而是向伊恩讲述他和他的同伴在城外一座房子里对三男四女所做下的兽行，讲述他在家乡的女友如何被那里的士兵极尽羞辱后杀害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士兵想让伊恩明白的是，伊恩其实和他没什么差别，伊恩也是个杀手，他们都一样。

士兵：你从没杀过人？

伊恩：至少不是那么杀的。

士兵：不是

那么

杀的？

伊恩：我不会折磨他。

士兵：当你把枪对着他们的头，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先把他们捆起来，再告诉他们你会怎么处理他们，然后让他们等着厄运的到来，再接下来……你会怎么办？

伊恩：杀了他们。（2001: 46-47）

在这里，士兵想把伊恩拉入他的处境中，为的是让他明白，尽管他是“文明的”西方人，其实和他一样：暴力不只在遥远的异国，它就在他的身边，他是整个暴力的一分子。此外，在剧中，士兵一次又一次地描述其女友被害的过程，他想让伊恩体会到他是怎样被逼向暴力之路的：他的爱人被暴力夺去，他现在在用同样的残忍来报复他人——暴力在滋生暴力——这是他想让伊恩明白的另一个更深的含义。

众多英国观众拒绝承认的是，在这个士兵的暴行下面会含有任何爱的声音。其实在这里，士兵做的是试图用爱的声音来唤醒伊恩已僵死的人性和良知，让他用手里的笔再去刺醒更多的人。这一瞬间的士兵没有半点杀戮的冲动，有的只是爱：

士兵：卡尔，他们折磨她，割断了她的脖子……

伊恩：够了。

士兵：你难道没见过这种事？

伊恩：闭嘴！

士兵：没在照片上见过？

伊恩：从来没有。

士兵：报道它，那可是你的工作。

伊恩：什么？

士兵：向人们证明，它发生过，我已经在这里了，别无选择。但是，你，你应该告诉人们……告诉他们……你见到我了。（2001: 47-48）

在这里，当士兵说道“你看见我了”，“我”就是暴力的化身，士兵在请求伊恩通过舆论告诉人们他所看到的暴力现实：在这个失去了“感觉”的世界里，暴力在滋生新的暴力；暴力不仅仅在“海外”，它就在他们的身边。从这些话里，人们也许能理解邦德所说的这部剧中打动他的人性的声音。

把士兵彻底推向绝望深渊的是伊恩那种作为一个西方人的冷漠和一个记者所特有的无视现实的顽固。当他打断士兵的话，说道：“够了……闭嘴……我什么也不能做……你的女友，她也许是篇故事，温柔又干净，你可不行，脏的像那些猪猡。”（2001：48）士兵终于明白，他无法说动和打破这位英国记者多年来由职业和社会形成的冷漠之墙，伊恩的话充分暴露了西方舆论的非人性：暴行能上报纸的唯一标准就是它的娱乐性。所以，他喊道：“你他妈的根本不懂我的意思。我上过学。我和卡尔深深相爱。畜生们却杀害了她，现在，我来了。现在我在这里了。”（2001：49）这时的士兵已无路可走，只有用极端的性羞辱来击醒伊恩僵死的人性。所以，他把枪戳着伊恩的脸，说道：“转过身去，伊恩。”（2001：49）在这里，士兵对英国记者的性暴力是一种象征：就像酒店的墙被炸出一个大洞一样，士兵在用彻骨的凌辱，震醒伊恩做人的感觉。他接下来的另一个行为——吞去伊恩的双眼——也是一样。如果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通过让大臣痛失双目，以领悟其此前的痴愚，在这里，士兵也是让伊恩通过失去双眼的揪心之痛，强迫他看到他拒绝看到的人性。

### 3. 结束语

面对该剧首演后英国主流评论界的批评，凯恩说道：“让我震惊的是，这些人似乎只对舞台上的暴力镜头感到不安，却对现实里的暴力本身熟视无睹。不久前，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在一个林子里被人强暴，但那些大报却大篇幅地在报道我的剧作，而绝少提及那个残暴事件。”（Kane, 1995: 16）剧中伊恩对噩梦般的现实麻木不仁就是凯恩在此批评的整个西方社会的冷漠。从这个意义上讲，“冲击”一词至少有两个含义：对剧中大报记者伊恩的冲击和对观众的冲击。舞台上令人作呕的画面对观众的冲击程度不亚于身受性暴力的伊恩对暴行的强烈感受。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该剧首演时表现出那么疯狂的愤怒，也许，这就是剧作家要达到的社会目的。

#### 参考文献：

- 1 . Jack, Tinker.. *Blasted: Theatre Record*. 1-28 Jan, 1995.
- 2 . Michael, Billington.. *Blasted: Theatre Record*. 1-28 Jan, 1995.
- 3 . Sam, Marlowe.. *Theatre Record*. 26 Mar – 8 Apr, 2001.
- 4 . Michael, Coveney.. *Theatre Record*. 26 Mar – 8 Apr, 2001.
- 5 . Edward, Bond.. *A Last at Our Smug Theatre*. Guardian. 28 Jan, 1995.
- 6 . Sarah, Kane.. *The Blasted. Sarah Kane Complete Plays*. London: Methuen. 2001.
- 7 . Michael, Billington.. *Disgusting Violence? Actually It's Quite A Peaceful Play*. Independent on Sunday. 22 Jan, 1995.

（责任编辑：周 化、江志敏、左燕红）